

書評

依然四面楚歌的中國？

China: Still Under Siege ? *

Robert Farley

肯塔基大學派特森外交與國際商務學院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atterson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l Commerc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黎安友 (Andrew Nathan) 和施道安 (Andrew Scobell) 在《尋求安全感的中國》(*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書中更新了黎安友和陸伯彬 (Robert Ross) 於 1998 年出版《長城與空城計》(*The Great Wall and Empty Fortress*) 一書的內容。¹前一本著作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完筆。當時，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發展處於非常不同的階段。作者在《長城與空城計》的論述是，中共對區域和美國安全較表面上更不具有威脅性，其面對一系列制約成長的安全、政治和經濟問題。作者對於美國官方的憂慮持疑，不認為中國大陸會在近期內取代蘇聯，成為美國的頭號地緣政治對手。

十五年後，中國似乎已克服阻礙其崛起的障礙。經濟持續狂飆，解放軍變得更大、信心也更高，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成功地經歷兩次的領導人更迭。中國大陸的權力和信心成長驚動了周邊國家，其中包括在東海和南海

* This article is translated from Robert Farley, "Review of Andrew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H-Diplo, H-Net Reviews (April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h-net.org/reviews/showrev.php?id=38059>

¹ Andrew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中譯版由何大明翻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的對外關係》(台北：左岸文化，2013年)。

擁有利益的幾個國家。美國將目光投向反恐戰爭是中國勢力得以恣意作大的原因。

無論如何，黎安友和施道安指出，儘管中國的能力持續增長，其國際地位仍出乎意料地岌岌可危。相較世界上任何國家，中國與更多國家比鄰，並持續與最強大的幾個國家擁有領土爭端。美國和日本等其他強權則威脅中國的海岸線。在國內，不滿的政治情緒威脅西藏和新疆等北京管轄的偏遠地區。對於政治情緒和經濟成長的顧慮持續吸引中共將其目光向內投射。

黎安友和施道安指出，與其採取攻勢的思維，中國領導人依舊以中國面臨的內憂外患思考世界。由於歐洲和北美洲不存在嚴重的安全威脅，美國人和歐洲人無法瞭解中國人的安全思維。相較中國，美國有安全的邊界和恭謙的鄰居，並幾乎沒有領土糾紛上的威脅。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無時無刻為這些問題所困。如此誤解進而造成歐美錯誤地解讀中國的行為，尤其是將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國家。中國影響全球、甚至區域政治的能力依然十分有限。

自 1998 年以來，什麼東西改變了？中國與全球治理的規範、法律和組織結構有更深的結合。黎安友和施道安在書中說明國際組織如何迫使中國發展制度性官僚，尤其就經濟事務的管理而言。作者認為中國持續以利益作為決策的準則，而非規範。然而，黎安友和施道安對於國際制度和國際商務如何改變中國的描述，似乎暗示規範和規則已開始影響中國如何看待其利益。

作者亦指出，參與全球經濟加強了中國經濟承受全球經濟震撼的脆弱性。此外，中國的參與也使其能源管道暴露於風險中。脆弱性提升了解放軍的責任，並使中共將重點從傳統陸權轉向海軍、空軍和第二砲兵部隊。中國的軍事轉型仍在發展中，其中包括許多遺留自毛澤東時代的制度結構和設備。解放軍仍無法與美日兩國的經驗和技術能力匹敵。

就中國持續將自己視為弱勢的觀點而言，黎安友和施道安提出具說服

力的說詞。然而，中國自身的觀點對周邊國家造成多大影響，則不得而知。一個關心自身安全和脆弱性的國家依然可以發展強勢的安全政策；安全感低的國家確實較有可能堅定地回應安全上的威脅。在日常的安全政策辯論中，我們無法輕易得知究竟中國是否企圖修正國際現狀，還是在現狀內堅守其地位。

雖然書中第一部份對中國外交政策作了詳細的歷史介紹，使部份讀者能更瞭解中國的現況，但對精通主題的專家而言，仍有可能略顯不足。此外，看在專家眼裡，作者的其他主張更是有問題。例如，黎安友和施道安認為，在毛澤東時期，毛本人掌握外交政策的主導權，而非分散於各自擁有政策偏好的黨內派系之間。然而，作者又反過來強調外交政策的辯論經常依派系產生分歧。即使毛澤東在外交決策過程中握有主導權，單純以個人和派系之間的紛爭理解中共內部的不和諧，可能言過其實。鄧小平和劉少奇等人似乎另有一套有別於毛澤東的外交偏好；這些偏好並非派系分歧下的產物。²

就當代外交決策而言，這些議題的重要性不如以往，因為中國與國際制度的接觸已大幅提升中國外交決策的官僚化或制度化程度。就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廣度以及平時與外國行為者打交道的官員數量而言，我們必須給作者的主張（中國大部份的外交議題交由一小群不受政治制度和社會力量影響的菁英處理）³打上問號。作者亦低估民意約束中國領導人的程度。雖然中共以煽動民怨追求自身目標，暴力示威亦可威脅社會秩序和中國與日本所建立的經濟關係。

幾個「脫線」的細節削弱了內容的協調性。例如，前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在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的演說所造成的「震驚」，並非如作者所言一般。此外，韓戰和 1950 年代圍繞台灣的各種爭端，也不禁使專家對「蘇

² Lorenz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31.

³ Nathan and Scobell, *op. cit.*, p. xvi.

聯的瓦解使美國首次成為中國的主要威脅」的說法存疑。⁴

最後，作者應該亦可以就中共政權的存續提出更多見解。許多人視此問題為「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意即眾人皆看到，但眾人皆避而不談。許多觀察者認為，中國大陸的專制體系與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式日漸背離。黃亞生 (Yasheng Huang) 和裴敏欣 (Minxin Pei) 等人已說明外界如何質疑中共管理自身經濟的能力。⁵

對於中國外交政策不甚瞭解的學生和決策者而言，《尋求安全感的中國》是一本不錯的入門書。即使專家們會對作者過於簡單地處理許多複雜議題的作法感到失望，《尋求安全感的中國》標示並說明與中國安全政策最相干的關鍵議題。不過，由於本書未能就中國外交政策提出新觀點，鑽研國際關係理論或外交史的專家學者將會發現其實用性有限。

⁴ Ibid., p.89.

⁵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